

【有友如斯】

## 江湖相逢一杯酒

□苏子箫

老叶是我江湖上的朋友，当然，“江湖”这个说法本身就有点“江湖”。当年我二十多岁，泡武侠论坛时认识了他，经常与他侃武侠论江湖，意气相投，就引为知己了。

那时候，他给我的印象是三十多岁，抽烟、流浪、写武侠。有天，他有意无意说自己啃馒头、咸菜一个多月，面色跟久泡的老咸菜也差不了多少。我巴巴地能将他一个月生活费的二百块钱转账给他。他说以后一定跟你喝酒。

转眼毕业四五年了，和他的联系是有一搭没一搭。知道他北京、广州游走，做过以武侠为主的网站，也编过武侠杂志，一个都没成气候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把钱还我了。说最近找了个好工作，在上海，是一家巨头网站。不做武侠，做网站运营了。这里“人傻钱多”，还有八百个客服美眉，要不你也来？那时候，我在家乡也是处处碰壁，也没找着对象，就奔了他去。

在老叶的大力推荐下，入职工作还算顺利。做了同事才发现，他虽然虬髯满面，但绝不可能大我十来岁。我问他，他倒坦然承认，原是跟我同岁。他解释说江湖人心险恶，不得不弄个画皮。而且我发现身为南方人的他面条都很少碰，更别提馒头了，南方卖馒头的店也少。

逢周末，他拉我去喝酒、打台球、K歌。除了喝酒还能奉陪，其他我不太热爱，况且我一闻到烟味就咳嗽，后来就少去了。

那天，我们两个站在公司阳台上闲扯，我忽然想起一茬儿，问他：“那八百个客服美眉呢？我咋一个没看见？”他嘿嘿一笑，遥指底楼说，“看那里，有八百个客服工位，等业务做起来，立马招满！”

公司的钱没烧出市场，员工越来越少，我们也先后离开了。

再相逢已然是在北京。他做了某公司的运营总监，某天跟我说还缺个主编，要不你试试？薪资还可以，我就跳槽去了。

他似乎特别缺钱，一发工资就找我借，理由每次都不同，又都很充分。我用钱的地方不多，就一次次借给他。一天，他突然发了一封辞职邮件给老板，说是回老家了，就再也不见人影。老板让我看邮件，说小叶这个人吧，喝茶聊天还行，做事有点不着边际……说得云淡风轻。

一年后，我们约在了北京一家小酒馆里。他说回家乡做了个APP，跟美团、饿了么差不多，整合资源，送货上门。说送单的人都是当地的社会小哥，这也算是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。我笑着听着，心想你啥时候还我钱呢，我这眼看也要结婚了？不过他没提还钱的事，我也不好意思要。

转眼美团、饿了么都成巨头了，他的APP在应用商店终于也搜不着了。这一晃又是四年过去了，算来，我们都是要奔四的人了。

(本文作者系新媒体编辑)

【念念亲情】

## 泥老虎，猫与柿子树

□于尘飞

婆是河北村三队社员。小时候，婆经常领着我，去三队场上干活。三队的场很大，西边是几畦砖砌铺着河沙育有地瓜秧子的地瓜池子，后面是石头墙白底红五星水泥门罩的地瓜窖子；北边是地瓜屋子，也是队里的记分室和工具房，我上小学一年级，河北小学还没建起来，我们就是在这间房子上课；东边是饲养棚，一间饲养室，熬猪食，门口一铡刀，铡牛草料，一个牛棚、四个猪圈；南边是两个很大的粪池子，池子以南是村五队的场。

在场上，婆她们夏天晒麦子装包；秋天掰棒棒，择地瓜，地瓜干儿，晒花生；还有熬猪食铡草料，拉石碾子轧场，这是女社员的活。孩子们肯定闲不住，就在场的周围乱窜，钻麦秸垛，逗弄猪牛、掘地瓜池子。我没生在农村，但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熟悉，应该始于这个时期。

那些年，大年初一，我早晨在家吃完饺子后，“嘭”放几个小鞭，就急活活跑去给婆和大婆拜年。婆早准备好了压岁钱，五毛，蓝色的，纺织女工图案那版。那是个五毛钱买猪肉能吃好几顿，小人书能买好几本的年代。然后去旁边的大婆家，那时候我就感觉，大婆和婆绝对不一样，有点远。同样是拜年，大婆给的是两毛，绿色的，还犹豫犹豫的。大婆的大儿子是五队队长，后来是大队长、村书记，其他子女也都在公社或县里工作，经济条件比婆好得多。关键是春节、中秋、端午每个大节前，父母都会让我去婆和大婆家送节礼。慢慢地，大婆那里就走动得少了。

有一年，婆门口的街上，出现好几个蹲在路边卖泥老虎和纸灯笼的人，据说是从西边水灾地区过来的。泥老虎，就是泥捏的老虎脸形状的“响儿”，吹起来呜呜的，好听；纸灯笼，下面两个把儿，一翻，五颜六色的小灯笼，好看。一个地瓜换一个。我很喜欢，蹲在摊前好几次，但是没有地瓜，也不好意思回家要，我知道家里地瓜也没几个。一天，我放学到婆家，婆说：“怀宇，你看这是么！”然后左手一个泥老虎，右手一个纸灯笼，我高兴地蹦了起来！我从来没有和婆说，她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呢？我猜是我老蹲在那些摊前让她看见了，然后去换的！我当时真是爱不释手，好长时间晚上睡觉，都把这两样东西放在窝里。

婆不识字，识理。婆家养猫，十岁那年，我家搬到文山村一个老宅院居住。婆送了我一只小猫，棕黄锃亮的眼睛，黑白相间的毛，脖子让我系了条红丝带，很是可爱。那年月，家里只有一个小收音机，晚上，吃完饭，全家坐在院中，听着收音机，逗小猫玩，感觉生活很幸福！现

在还记得我拿棍逗它跳，它那认真、紧张的神情。

我家屋前有一条很深的巷子，出了巷才是圆石铺的街路。我放学回家，经常会远远看到小猫蹲坐在巷口的石头台阶上，一直盯着我走到巷口，用小爪抱抱我的腿，然后在前面引我走过长长的巷子，蹦蹦跳跳，翘晃着小尾巴，偶尔看见虫子或者飞鸟，就亮出前爪做上下战斗状。走到家的院门，会乖乖在那里等我开门，和我一块儿进院，其实它完全可以先从院门槛下钻进去的。

有一天，小猫一天一夜没有回来，我知道坏了，肯定是误吃鼠药了。果然，那个雪冬的寒冷早晨，我在西厢房空地发现侧躺在那里的小猫，我不相信躺在那里的就是我曾经活泼可爱的小猫，我还是认为它依然会像以前一样，一天寻它不着时，晚上会晃着尾巴悠然自得地出现，但的确确实是它，脖子上的红丝带还在！当我摸了摸它的小爪，已经是那么冷硬时，看着平常很干净的它现在浑身裹满雪泥，脖子上平常鲜红的丝带已经脏得看不出红色，小嘴张着，就这么躺在风雪黑夜中，我悲伤难抑。那天，我跑到婆家嚎哭一场，婆说：“别哭。命该这样，管么都一样！等下崽再送你一只吧！”我说：“我再也不敢养了。”至今，我遇猫狗皆躲。

婆的家在县广播站对面，广播站高高的广播杆子是当时文城“地标”，我是望着广播杆子在云空中晃动长大的，门前马路是文城主路，很多同学都经过婆家门口上学。来来往来的多了，花椒树都视而不见，柿子树就有人盯上了。一天中午，住北山坡西一队地场的C姓同学和几个孩子没睡午觉，爬上婆的树偷摘柿子，正好被中午值日的同学逮住并报告了学校。

没多久，学校在操场开全校大会，校长讲完话后，违反纪律的学生被叫到最前面。高高矮矮，挺长的一溜儿，都拿着一张纸，应该是检讨书，面对全校师生做检讨。其中就有摘柿子那几个，估计都是犯错老手，在台上东张西望，毫不紧张，检讨的内容不记得了，但我在下面好像有种莫名的兴奋。放学后到婆家告诉婆，还是兴致勃勃，婆听后却显出不安，喃喃地说：“唉，现在柿子都还没熟，就样儿好看，巴涩巴涩的，没法吃呀！这还到大会上罚正经，做检讨了！唉，这些孩子！”

前几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又梦见了我的婆，坐在她房前台阶上，用衣襟上系着的手巾擦泪，我猛然惊醒。窗外，月亮正圆，白白的，灰蓝清冽的天空上，飘着散淡的云絮，像婆的缕缕白发，我看见云层中幻显出婆清瘦的面颊，那一定是她在天堂里的模样……

(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威海文登区某部门)

【人生日历】

## 金秋石榴红

□羊白

金秋时节，瓜果飘香，其中深受老百姓喜爱的一样水果，便是石榴。

我老家的院门口，就有两株树龄超过百年的石榴树，树干虬曲如龙，春夏绿意盎然，榴花灼灼。到秋天，树上缀满红红的石榴，喜庆又吉祥。石榴籽多，自古就有“多子多孙”的寓意。我们中国人最为看重的，便是儿孙满堂，合家团聚，以及这样和气氛里的融融亲情。

石榴原产自西域，汉代传入中原。据《博物志》记载：“张骞出使西域，得安涂林安石榴以归，名为安石榴。”我的老家在城固。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便是我们城固的大名人。小时，爷爷就经常给我讲张骞出使西域的各种传奇故事。记得有一次，爷爷问我，你知道院门口的石榴树、核桃树、葡萄，是谁最先栽种的吗？我说，这谁会知道，自古就有呗。爷爷摇头，抓住我不放。我打趣说，自然是爷爷你的爷爷栽种的了。

爷爷捋一把山羊胡，郑重地说：“这些植物早先我们这没有的，是张骞把它们从西域带回中原，然后才在各地普遍种植的……”爷爷说，石榴解渴生津，是干旱地区很独特的水果。张骞把这些异域水果带回中原，首先家乡的的人民就非常喜欢，在村庄庭院广泛栽植，年年岁岁，点缀并滋润着庄户人家的生活。时光荏苒，一年一度的张骞祭拜活动上，依然有摆放石榴、葡萄、核桃的习惯——这，也是一种深情的怀念吧。

说起来，石榴的分布极其广泛，南方北方都有种植。平常百姓皆喜欢种在庭院里，作为一种风景树。石榴属于灌木、小乔木，一般不会长太高，枝条柔美，主干易曲，有婆娑之美。我家院门口的两株石榴由于树龄较长，枝干虬曲，左右分列，宛如门神。记得每年五月，石榴花便陆续开放。到六月，石榴花红得似火，很是耀眼。清晨起来，石榴树下如果有落下的花苞，我们就会捡起来，找一个小棍，插在花托的正中，就是一个现成的“烟锅”，我们男孩装模作样地咬在嘴里，四处乱跑，逗得大人们忍俊不禁。

石榴熟透，会自然裂开，就像一个人在张嘴笑，满嘴的牙齿，皆是玛瑙珍珠，晶莹透红，就很诱人。吃到嘴里，更是清甜可口，银浆乍开。石榴的妙处，就在于肉质薄，需要细细品味。猴急的小孩，吃得猛，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，会把籽核一起吞食，有着囫圇吞枣的可爱。

岁月长，人生短。苦乐的年华里老百姓总有一些朴素的愿望，比如多子多福，合家团圆，衣食无忧，日子红火。金秋时节，一个个小灯笼一样红红又喜庆的石榴，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津，何况还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满生活的良好祝愿和由衷向往。

(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陕西省汉台区作协副主席)